

春江万里情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萧逸



050470

117
2:1

《春江万里情》

出版说明

萧逸，本名萧敬人，现居美国，是海外久负盛誉的新派武侠小说作家。他的作品背景广阔、风格独特，情节感人，武学精深，对阵激烈，人物心理刻画细腻，历史知识渊博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各武术派别的历史渊源，表现出人类真善美的崇高感情，揭示了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历史必然规律，从而了解历史之一斑，使人开卷有益，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《春江万里情》是萧逸先生的一部杰作。它描写了主人公万斯同坎坷的命运与奇遇，表现了人性真善美的朗朗正气，而一切贪婪、狡诈、淫荡、自私在此正气之下荡然无存。

萧逸先生杰作众多，硕果累累，如《十九妹》《无忧公主》、《马鸣风萧萧》、《十二神拳》、《饮马流花河》等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上乘佳作。

此次，我们将《春江万里情》出版，以飨读者。编辑过程中如有什么不足，恳请读者指正。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88·2·

第十四章 强闯夹道险 勇挽千钧危

那大鸟带着他，只是兜了一个圈子，遂即平开二翼，像纸鸢也似地飘了下来。

落足之处是一片杂乱的石头，水声潺潺，眼前不远，像似有一座石屏，月光之下，也看不甚清那大鸟把他载来此地，复张开二翅腾空而去。

万斯同追了一步，高声唤道：“喂！鸟兄弟，喂……”

可是那头大鸟却径自头也不回地飞远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，想了想方才的一些遭遇，就如同是梦幻一般。

眼前被它带来此地，不可否忍，那藏书之处定在眼前，还是好好在这附近搜一搜才是。

想着他就向前一步步走去，见眼前果然有一座大石耸立着，石上书着“两仪”两个大字，月光之下，这两个字甚是苍劲有力。

石后是一条宽约三尺左右的石道，弯弯曲曲地展延出去，想是因为年久无人清理，这石道上已为乱草遮满了，微风吹来，他鼻中嗅着阵阵地花香的味道。

万斯同就顺着这条羊肠细路，一直地行了下去。

这条窄道曲曲折折，直通向一座巨石洞门，月光之下，似觉得那洞门颜色深黑高有数丈，很像是一座无人的野洞。

他加紧了步子，往前行去，当他走到洞门旁边，忽然惊愕了。

原来竟有一丝灯光，由里面照出来，他心中暗暗想道，这就奇怪了，此时此刻莫非竟会有人在此？

想着他就大胆地迈进了石门，却有一种阴森森的说不出的感觉，凭这种感觉，他猜想这里决不会有人居住。

那一丝灯光，是由左前方散出来，这石室内，别无长物，只是一张长有数丈的长方形的石案，左右两侧俱有通廊斜伸外出。

万斯同由左边弯进去，果见灯光较先前为亮，那灯光是由一间敞室内传出，室门前是一扇落地屏风，此刻并有低微的谈话之声自内传出。

万斯同心中一动，暗想如此深夜，竟还有人在此谈话？可谓之怪事了。

想着他就转入屏内，他本以为还有石门，谁知身才转进去，那谈话之声忽然止住。

同时眼前灯光大亮，室内正有二人在隔案谈话，一人是一年已古稀的老人，另一人不看尚可，这一看足令他怒火中烧。

原来那另一人，竟是中途由自己身上盗得桑皮纸图的骑驴少年，他此刻仍是黑衣黑帽，手中尚还拿着一一条黑绿色的小马鞭，正在和对面老人说话。

万斯同这一进来，二人都不禁大吃了一惊，相继立起身来，尤其是那黑衣小伙子，脸色更形惊慌。

万斯同望着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朋友，想不到我们会在此地又见面了。”

那黑衣小伙子脸色一阵通红，却又勉强带出了一个微笑，道：“朋友，你也来了。”

那古稀老人面色微怒地看着黑衣人道：“小老弟，这位

又是何人？”

那黑衣少年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和你我是一条道上的，哈！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。”

老人面色十分难看地望着万斯同道：“朋友你贵姓，来此何为？”

万斯同本有一腔怒火，可是眼前也不是打架的时候，再者这黑衣人的功夫，他也是目睹过的，此刻他对自己微笑，不禁一时发作不得，而这个老人又正向自己问话。

他只得忍着怒，打量着眼前老人道：“我姓万，你贵姓？我来此作甚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老人一怔，一双绿豆眼精光四射，遂即嘿嘿一笑道：“你问我姓什么，这位小朋友可以告诉你我乃是好心地问问你，你却如此对我——”

才说到此，那黑衣美少年晒然一笑，玉手一分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。”

他明眸向着万斯同这边膘了一眼，又对老人一笑道：“你也太没有容人之量了，那部书既为古人所留，言明有缘得之，多他一人又有何妨？”

老人冷笑一声道：“你的度量倒是不小，哼！依老夫看来，此人定是与你一路，你还想来瞞我么？”

少年不由明眸一翻，薄怒道：“你这人怎地如此多心？你莫非没有看见这小子一进门，还对我呲牙瞪眼么，却又怎会是我一路来的。”

他边说着，边把小马鞭，重重地往石上一抽，冷笑道：“既然你如此多疑，我们还是各人办各人的就是了，我就不信我不如你。”

那老人脸色铁青着，挥着掌，道：“且慢。”

遂又回视万斯同道：“这么看来，你也定是为了那部《沙奇书》而来了？”

万斯同冷然道：“已知何故多问。”

老人瘦削的面上，带出了一个阴沉的冷笑，勉强忍下了这口气，冷冷地道：“你们年轻人，脾气都太暴躁了，遇事沉着，才是处世之道。”

他说着苦笑了一下，叹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也坐下，我们来好好商量一下。”

老人说着遂自落座，万斯同这时才注意到老人背后，有一连五枝青色的竹筒，斜背在背后，开口处都有特制的铁皮盖子封着！一时也猜不透是何物件，见他身着一色的黄茧布肥衣，脚下缠有青布的绑腿，一双鹿皮快靴，打扮得有点不伦不类。

万斯同心中怀疑地忍气坐了下来，却见那黑衣少年一直用眸子在看着自己。

万斯同因早已怀疑他是女着男装，所以倒不好细细地打量他了，心中只是奇怪，因为自己始终像是在哪里见过他，这个念头只好暂压心中，留待以后再观察了。

黑衣少年见他落座之后，才用手一指那老人道：“此老乃是来自贵州的蛇老尉迟八太爷，想你有过耳闻吧。”

万斯同心中不由暗吃了一惊，这才知道，眼前这个枯瘦的干老头子，竟是在武林中有蛇神之称的尉迟丹，人称八太爷的怪杰。

他当时抱了一下拳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黑衣少年后又指着万斯同道：“此人姓万，名字我也不清楚，也是个大有来历之人。”

说着笑着看着万斯同，又道：“……人家身上可有削金

断玉的宝剑，要斩你那些蛇头。”

万斯同不禁俊脸一红，那尉迟丹，闻言却好好地打量了他几眼，点了点头，面现冷笑不语。

在那黑衣少年，略为把万斯同向蛇老尉迟丹介绍之后，这位一向出没于苗荒的武林怪杰，嘴角轻轻带起了一个冷笑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只是上下地打量了万斯同几眼，就又把头转过去了。

这种傲态看在万斯同眼中，自然心中大是不乐，可是也无可奈何。

他耐着性子坐了下来，蛇老尉迟丹眯着细小的眸子，又扫向他，徐徐地道：“老弟台，你来此是为了那部《合沙奇书》自不待言，只是你可知那书的藏处么？”

万斯同心中一怔，但他却不愿输口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既来到此，还愁找不到那书藏处么？”

尉迟丹白眉一耸，遂又嘿嘿笑道：“小兄弟，你们作事是有勇无谋，凡事不是这么容易的。”

他说着看了那黑衣少年一眼，又笑了笑道：“不信你可以问问这位朋友。”

他用手指了那少年一下，万斯同愤然道：“我本来无意与你二人合力，是你们要拖我来的。”

蛇老伸手皱眉道：“别吵，别吵！办法是有只是不知你乐不乐意，再者你身上这身功夫……”

他目光又开始在万斯同身上打量着，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可是并不清楚，是不是能应付得下来，很是问题。”

万斯同也被他说得不大对劲，偷偷看了那黑衣少年一眼，却见他正凝视着自己微笑，万斯同脸就禁不住红了。

那蛇老遂又舒眉道：“不过也说不上，反正这种事是

各人凭自己的造化。”

这时那黑衣少年，才笑吟吟地对万斯同道：“万兄，这里的情形，你可能还不大瞭解，我与八太爷已经详细地找寻过了，藏书之处也有了眉目……”

说到此，这神秘的少年目光一凝，一双细眉毛，微微皱着。

他说：“据我二人的观察，要想从容把藏书得到手中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必须要通过一条极险的通道，这过道之中，可能有厉害的埋伏。”

蛇老扬了一下瘦掌，冷笑道：“老夫自信尚能通过，这位哥儿……”

他用手点了黑衣少年一下，接道：“……他的武功也不差，足可应付，只是剩下你——”

万斯同冷然道：“你不必顾虑我，我应付不了，只怨我自己的命。”

尉迟丹怔了一下，遂笑道：“这样很好。”

他说着自袖内抽出一张牛皮纸，是一个纸卷儿，然后他摊开在桌子，上面是用炭笔画的各种图样，圈点线条不一。

黑衣少年嘻笑道：“你的运气不错，我与八太爷穷了半日之工，打探得来的情形，你却不费吹灰之力，一目了然，想来未免太不公平了。”

万斯同目视着他，见他每说话时，总似下巴往下缩着，声调很低，极像有意改腔换调，一时真弄不清楚，他到底是男是女。

此刻听他这么说，不禁记起前恨，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还认为不公平？我那张地图若是中途不为人窃去，此刻怕不早已到了。”

黑衣少年不禁面色一红，他唇角那一枚黑痣，衬上那张乖巧的小嘴，看来确是很俏，当他发现万斯同目光紧盯着他时，他的眸子就很不自然地瞟向一边去了。

万斯同见他不说活，心知他定是内愧不已，遂也不为已甚，没有再更进一步地挖苦他。

一旁的蛇老尉迟丹，由二人对话里，自然也听不懂是什么含意。

他显得很不耐烦地道：“我们不能再耽误了，依照大木上人的告示，如果今夜天亮以前，我们不能通过那间客室，必须要等到三天之后才能再试一次了。”

万斯同不解道：“我还不大会懂什么意思？”

尉迟丹冷笑道：“到了地你就明白了。”

他站起了身子，很慎重地道：“为了减少我们不必要的自相残杀，所以和这位小友才有这么一个君子协定，那就是我们共同合力，突破藏书通道。至于书归谁所有，那只有凭各人的造化和手段了，没有得到的人，不可节外生枝，更不可暗箭伤人。”

万斯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样很公平。”

蛇老冷笑道：“自然是公平了。”

他忽然想起一事又道：“小朋友，你那口斩金截铁的宝剑呢？”

万斯同拍了一下腰畔，道：“现在身边。”

蛇老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要随时备用，很好，有了这东西，我们可能用得着。”

黑衣少年这时趋上前道：“在进入藏书之处一路上，我们三人必须要互相援助，同舟共济。”

万斯同秉性忠厚，对于这些条件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，

他点了点头，慨然道：“当然。”

蛇老尉迟丹这时把他的裤脚更扎紧了些，腰带又系了系，向万斯同道：“你已准备好了暗器没有？”

万斯同方探手去摸，尉迟丹已递给他一个蛇皮袋子，他说：“拿着用。”

万斯同接了过来，尉迟丹又给了那黑衣少年同样一袋，美少年笑了笑，道：“老头，你把这种东西也带出来了，只怕用不着吧？”

蛇老冷笑道：“用不着最好，总比没有好。”

万斯同好奇地解开袋口向内中一看，却发现是用宣纸包好的一枚枚圆形弹子。

同时他鼻中已嗅到了一股强烈的硫磺味道，他忽然知道了，这些弹子，竟是武林中一种独门特制的暗器，名唤“烈火丸”，出手即燃，威力无匹。

他虽一向不喜用这些毒恶的暗器，可是也不妨备而不用，到时再看情形而定。

蛇老尉迟丹把烈火丸分与二人后，他沉声道：“我们可以走了。”

黑衣少年眨目道：“你知那大木上人在谷中么？”

尉迟丹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此老即使尚在人世，只怕年岁过高，不会再管这些闲事了。”

他说着又冷冷一笑道：“不过，我们的目的是硬闯硬拿，他既有每年一开的诺言，怎能怪我们上门求书？”

黑衣少年皱了一下眉说：“如果此老也在，问题很麻烦。而且听说尚有一只怪鸟……”

万斯同不禁心中怦然一动，暗中想道：“莫非这所谓的大木上人，就是赠我东西的那个神秘老人么？”

他心中这么想着，不觉感到异常兴奋，方才那一番惧怕之心，不禁去了好多。

蛇老尉迟丹冷冷一笑说：“怎么老弟，你胆虚了么？”

黑衣少年嘻嘻一笑道：“什么话？我们走吧！”

说着他率先出室，蛇老居中，万斯同最后，三人一并出了这间石室。

只见黑衣人带路，直向走廊外行去，这时天色很暗，虽有月光，看来也是阴暗得很。

这附近环境是那么地静，四外荒石乱草之间，磷火点点，此即一般人所谓的“鬼火”，因其明灭不定，颜色青绿，故一般人皆称之为鬼火。

三人无话匆匆向前行着，因前二人脚步极快，万斯同自然不能拉下，所以紧紧跟着他们。

前行了里许，皆是荒无树林，这条小路曲曲折折下行甚远，那蛇老尉迟丹，在前面一言不发，他步行极快，像是对这一带情形瞭如指掌。

万斯同跟着他二人，心中不禁有些怀疑，不知二人要把自己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。

正思念间，见二人已停住了脚步，眼前是一方高有三丈大石碑，因为天黑，那碑上写些什么，万斯同却是看不清楚。

三人立定脚步之后，黑衣美少年就回过头来，他用手指着左边的一条过道说：“我们三人，必须要从这一条窄道中通过去。”

万斯同打量着那条窄路，心中暗暗吃惊，见这所谓的窄路，竟是介于两座巨岩之间的一条小夹缝而已，夹缝之内风声飕飕，那穿弄而来的风，扑在三人身上，真有些阴森的感觉。

觉。

万斯同注意着那两座岩峰。高可参天，午夜中打量起来，真有些狮虎难以攀登的感觉。

蛇老尉迟丹驻足冷冷道：“果然这窄道的大石门开了，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机会。”

他说着首先腾起了身子，直向那双峰之间的夹道前落去。黑衣少年蜂腰轻轻下折，也如同箭一般地扑了过去。万斯同见二人如此慌张急驰，心中不禁暗暗好笑。心知他们都存心想第一个通过窄道，好先抢到那《合沙奇书》。

按理来说，他又何尝不急，只是眼前二人之武功，都远在自己之上。自己刻下又唯二人马首是瞻，这书能落在自己手上的机会，实在是太小了。

他对自己，实在没有多大信心，只不过能同他二人一并入内。长长见识也是好的。

所以他既存有这种心，反倒不急了。当他身子随着二人纵到了石峰之前，才看清了，那夹缝入口处，有一方高有十丈许巨岩错开了。

据蛇老说，这块十数万斤的大石，昨夜尚紧紧的封在夹道之口。今夜却无声无息地为人错开，大石门上生满乱藤草，当它关上的时候，任何人也判断不出来它是一扇门，设计之巧，宛如天生，真可当“鬼斧神工”无愧。

万斯同细细打量着这巨大宛如岩峰的大石门时，蛇老和那个黑衣少年，在夹道口已显出极为不耐之色。

尉迟丹不悦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倒是来不来呀？唉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们反倒把它当成不关痛痒的事情来处置。”

他气得脸色苍白地望着那黑衣少年又道：“走！我们先

进去。”

美少年咽道：“他已经来了，我们三人联合，总比一个人一意孤行的好，何况他手上还有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呢。”

尉迟丹听到后来，倒是不动了，只是用锐利的目光去看着万斯同。

万斯同匆匆走到道口，尉迟丹冷笑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，这弄道之中，隐藏着大木上人精心装置的十八具木人，和九十九支顽石丧门钉，另有飞枝吊人绳七十二处，百年以来，多少英雄豪杰，丧身受创其内……”

他说到此，显然也有些心虚了，抖颤颤地道：“你们年纪轻轻，哪知道其中厉害，万一要是中途受害，老夫也是救不了你。”

万斯同冷笑道：“果然如此。我只怨自己的命，怎能怨你。你老人家还是多多留意自己好。”

尉迟丹气得一连冷哼了两声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要为老夫担心，反正谁的武功好不好，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他说着身形向下一矮，双掌前后交错着，用“龙行乙式穿身掌”的身法，陡地腾了起来，往下一落，已隐入夹道之中。

黑衣少年望着万斯同笑了笑：“万兄，依我劝告，你还是不必入内的好。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，显得又很是真情地道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因为你的功夫还差一皮。”

万斯同不禁俊脸一红，心中大怒，正想反唇相讥，忽然看见对方那种表情，他心中不禁动了一下，同时这两句话，对方说出来时，竟是柔弱女子。一改他方才的有意压低声

调。

这证实了他果然是一个女子，万斯同不禁呆住了，他想要仔细地观察她一下，看看她到底是谁乔装的？

可是这黑衣少年竟自笑了笑，突地纵身向窄道之中扑去。

万斯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因为对方虽然是一番好意，可是当面这么说，也是近于侮辱，堂堂七尺男儿，岂能为一女孩子轻视？

想到此，他就再也不犹豫地向着那双峰之间的夹道纵了进去，身方扑入，只觉阴风透体生寒，窄道两侧，是高可参天的古松树，看过去，就像是站着两行巨人一般。

那蛇老尉迟丹和黑衣人，俱都早已无踪，万斯同心中更紧张，一时足下加劲，施展出了轻功绝技，猛然向前面追去。

夹道虽是够窄的了，可是仍能容数人并排行走，他心中不禁暗气二人，只顾一意孤行，竟不依约互相照应，可是，因此却也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和麻烦，因为事实上他对蛇老印象并不好，对那女扮男装的少年，也只是好奇，却谈不上什么好感。

想念之中，他已飞扑出数丈以外，心中正在奇怪，因为据蛇老所说，这其中有极厉害的埋伏。可是这时却是一样都未见，这不是很奇怪么？

他心中正在狐疑莫释的当儿，忽然觉得足下踏着一截枯枝，倏地向下一软。

万斯同心中一惊，蓦地腾身而起，他只当是踏上了一个陷阱。

谁知身子方往一边飘下，蓦然间就在一棵大松树之后，

电也似地闪出了一个长人。

天黑看不大清楚，只觉这人身材极为高瘦，头顶戴着一顶尖的大斗笠。

这人身形闪出之后，却直直地朝着万斯同身上闯来，万斯同惊叱一声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因那人来势太凶猛，万斯同深恐为他闯上，当下一面劈掌击出，直向这人前胸击去。

只听见“碰”地一声打个正着，瘦人身形被打得向后一拱。

但是，万斯同的感觉里，这一掌虽是打上了，却好像击在一面牛皮战鼓上一样的，同时之间，他也看清了敌人的那副尊容。

只见对方墨首平面，阔肩长臂，竟是一具巨大的木人。

只是这木人的前胸后背，却是牛皮紧紧缠成的，掌击上去，有如擂鼓一般。

那木人本不知发招过式，显然地，他必须要等着敌人的接触，才能触动机钮，抽招换式。

果然，那木人随后拱之势，身子霍地向下一蹲，万斯同隐闻得它腹中有钢条“冬！”地一声，忽见那木人右腿倏地举起，紧紧贴着地面。“刷！”地一腿扫来，这一招在招术上是“铁牛耕地”，只是一般人的脚，是如何也不能踢得这般快去。

那疾劲的风，夹着木人的一条腿，只是一闪，已到了万斯同腿旁。

万斯同这才知道果然厉害，他慌不迭把身子猛地拔起，那木人的脚，擦衣而过，直把万斯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暗忖这一下要是让它扫上了，自己这条腿就不要打算想要了。

那木人一招不中，随着身形疾速地转了一周，接着又通心一掌，只是部位多少有了些偏差。因为木人到底是木人。

万斯同有防备，这一拳是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叫它打上，他身形疾转，出左手一荡这木人膀子，觉得极为吃力，可是他右手却不闲着，以“小天星”掌力，霍地向外一击。

只听得“叭！”地一声，实实在在地击中了这木人的前胸，顿时间，听得“喀嚓！”一连串的发条声音。那木人，就如同来时一般的，疾速地向后退去。

万斯同有了这一次的教训，顿时不敢再有丝毫大意，他谨慎地疾步继续往前驰去。

两旁那些高大的松树影子，看起来都像是隐藏着的人，真有点风声鹤唳的感觉。

不想他才行了几步，突闻得左侧树梢上有弓弦“冬！”地一响。

万斯同不及回头就本能地向前一个猛扑，可是却觉得头顶上，并无丝毫动静。

他心中奇怪道：“怪事！莫非我听错了！”

想着就由地上又爬了起来，谁知身方直起，却觉得右侧方，“咻！”的一股尖风袭来。

万斯同再怎么也想不到，这暗器，竟会由相反的方向窜出来，而且没有一点声音。

待他发觉时，那暗器已距离着他右面胸肋不及三寸，那是如何也躲不过了。

万斯同吓得“哦！”了一声，就在这一刹时间，忽听得前方一声清叱。

万斯同尚不及看出来人是谁，只听得身侧“叮！”一声，现出了一点火星，那暗袭自己的一枚长形钉状暗器，竟

为另一枚银色暗器击落。

随着眼前人影一晃，现出了那黑衣少年亭亭玉立的身材。

万斯同不禁面色甚窘的点头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黑衣少年嫣然一笑道：“走吧，为了不放心你，我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快走！”

说着他就拉了一下万斯同的袖子，率先进，万斯同既知他是女子乔装，形迹上更不敢与她显得亲近，此时见她竟用手拉自己，吓得忙挣开了来。

这美少年后退了一步，嘴唇微启，想是要说什么，却又临时忍住了。

她微微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你呀！”

只说了这两个字，就住口不说了，万斯同这时看她，愈觉得唇齿之间，仿佛像谁似的，就问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如何化装成一个男的？”

这句话，令她秀眉一挑，也似微微有些吃惊，她摇了摇头道：“别瞎疑心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说着就跺了一下脚，又道：“我得快走了！”

就在她身子方自腾起的时候，他们都显然听得前路蛇老尉迟丹大笑的声音。

这声音不禁吸引得二人加速奔上，却见数丈以外，窄道内，对立着三个人影。

蛇老尉迟丹面向着这边，另有二人，却是背朝这边，这时就听得尉迟丹桀桀笑道：“朋友，不是尉迟丹太自私，今日却是不能让你们过去。”

黑衣少年与万斯同，这时已相继赶到，尉迟丹呵呵一笑道：“你们二人来得正好，这里有两朋友，大家认识认